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十六回 設機矯命

話說魏忠賢、崔呈秀二人，設謀鍛鍊，活活地打死這六員好官。人人都是恨著他的，又都是怕著他的。舉朝哪個再敢開開口！有幾個不肯依附他的，都尋件事兒中傷他，削籍為民，追奪誥命回來了。有見個觸逆他的，一個個矯旨，差校尉來擒拿解京。話分兩頭，且說那江陰繆翰林，叫繆昌期，一個高才博學、天下聞名的人。只因口直，常對人說魏忠賢的過惡，又與楊都御史相好，便疑這二□四罪的本兒，是他代筆的，以致恨他。又有李御史，叫做李應升，錚錚自好、矯矯撥俗的人。只因論了魏忠賢欺君之罪，大恨他。無錫高都御史，叫做高攀龍，是個老誠持重的人，只因掌院時節論了崔呈秀在淮揚巡鹽時節的贓私過惡，懷恨著他。吳縣周吏部，叫做周順昌，是個清介侃直的人。只因在吏部時，一毫不肯假借人，又常時談論魏忠賢、崔呈秀過失，在家又觸忤了織造太監李實，以此惹了禍殃。吳江周御史。叫做周宗建，慈溪黃御史，叫做黃尊素，都是負氣節直言敢諫的人，都論了魏忠賢過惡，恨著他。只為應無巡撫周起元，不與魏忠賢往來，又與李實不合，李實要奉承魏忠賢，便捏出一個本，羅織他們道：「周起元與繆昌期、周宗建、高攀龍、周順昌、李應升、黃尊素等結黨，時常講學飲酒不理政事，不發錢糧，故違上用袍緞」等。因這也是生扭出來的事情，上了這本，魏忠賢便弄一道假聖旨，把六員好官，不分皂白，驀地裡一齊差出二三百官旗來拿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些校尉出來的光景，但見：

矯旨一道從天降，官旗五□離京來。一個個好似猛虎出山，一程程打得驛丞似鬼。兩員官稱道錦衣千戶，紅袍金帶隨身；五□校尉都說駕上差旗，大擺皂靴廝稱。應付處，詐來銀錢堆積；沿路上，嚇得雞犬不寧。驚動了千象萬戶，勒逼了萬貫千金。市口、埠頭，經過躲避無人影；娼家、酒館，怕他纏擾盡關門。徽州府辱欺太尊削了髮，棄子歸山；無錫縣威劫高公跳下水，一命亡。兩臺是天子重臣，須求一言相救。」兩院愕然。只拱手不應。百姓一齊執香伏在地上，哭聲震天。兩院此時驚惶，也沒主意了。

那官旗兩個，一個叫做張應龍，一個叫做文之炳。狐假虎威，妄自尊大，不識時務，不察民情，拿起木杵，亂打眾人，大聲喊道：「咱們是駕上差來，東廠的嚴旨拿官。你們這些小人，敢來阻撓嗎！」中間有個百姓，叫做顏佩章，他是個有俠氣專打抱不平的人。聽得說了東廠嚴旨，不是聖旨了，便大叫道：「是魏太監的假旨，不要作準他。」那文之炳聽得說了魏太監三個字，使大喝道：「你輒敢說魏爺，快剝出他的舌頭來！」那時北京城裡說了一個魏字，拿去一瓜槌便打死了！那文之炳的蠢才，只道江南也是這等怕他的。就要剝人舌頭。圍此惹著顏佩章發怒起來，捲起袖子大喊道：「既不是聖旨，如何拿得官！」揪過文之炳亂打。千萬人一齊鼓噪起來。嚇得上司、下司一個個面如土色，只是戰慄。那些校尉磕頭道：「都是東廠害咱們，非關咱們事的。列位爺行個方便，饒了小的性命回去吧。」也有爬上房屋的，也有躲在板壁後的、趴在水缸底下的、跳牆走出去的。有一個京花子跟隨來的，每事他行惡，躲在天花板上，咯抖抖她戰。只聽得一聲響，連板兒顛下來，被眾人亂拳打悶，勢甚張皇。

此時多虧按院徐、兵道熊、方爺寇、吳縣陳，都素合民心，所以百姓還不敢大亂。獨撫院甚是靸，又虧寇公、陳公招安。因是府縣官在地方上清廉寬厚，有恩於百姓耳。寇公、陳公對眾人說道：「列位都是好百姓，只為周鄉宦無辜，替他伸冤的一班義士。今日聖上旨意，列位若是這等玩法，反害了周鄉宦。列位也不能保身保家了。待本府稟求兩院，明早就出本，保留周鄉宦便是。我們官府自然為地方、為百姓的。列位早早回家，各安生理去。周鄉宦原自送歸本家便是。列位快散，快散！」百姓一齊叩頭謝了。周吏部也自己對了眾人作揖道：「多謝列位高義愛我。此番倒是害我一門受禍了。我就進京，罪止一身，也不至死。若列位如此，反累我滅族了！若列位果然愛我，俱各請回。」眾人寂然無聲了。

天色將晚，兩院會同商議奏章，回衙門去了。這日就不敢開讀。府縣官要送周鄉宦回家。周公堅意不肯道：「周某自小讀書，豈不知禮法？今日是朝廷的犯人，豈可回家。歸去不得了！」府縣官議送到公館安歇。眾百姓又護送到公館，守至半夜方才散去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些旗官，就是走脫的，也驚破膽，打傷的醫治他，死過的殯殮他。正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些校尉合該遭瘟。

就是這一日，另有一起，也有五□人，駕著兩隻大船，到黃州去拿黃御史的，泊在姑蘇驛前，討應付口糧船只，人人如虎，索詐無窮，嚇得那驛官和那驛吏、驛卒，都躲避過了。那些校尉在驛裡打門打戶，罵爺罵娘，要詐銀幾□兩。又有幾個去買酒買肉，打奪凌虐人。城裡正是這時哄鬧，傳道走了幾個校尉。城外入認做城裡走出來的，揪住便打。驛丞來報都院，都院道：「本地地方事理不開在這裡。哪管外省的事！」喝那驛丞去了。城外一時圍著千人。這些校尉在船裡的，都跳下水去。在岸上的，都四下裡跑去。也打死了一個。眾人把這兩隻大船，撐到城下清風亭前面，拖在岸邊空地上，打得粉碎。架起火來，把那行李打開，有大紅圓領兩套，紗帽兩頂，金帶兩條，皮匣、皮箱、被褥、襪襪、衣服、靴襪等件，都架在火上，燒得乾乾淨淨。一路打詐的銀錢，約有三百餘兩，都拋在胥江水裡。那些官旗，只得赤身求乞逃命到杭州。誰想杭州府各衙門，星夜有人報知了。浙江撫按三司府縣，一齊會同商議定，校尉不許進城，軍門不許通報，地方不許容留。傳令各門守禦毋違。校尉們也有先自逃回的，也有中途餓死的，只剩得二□餘人到杭州。因失了駕帖、冠帶、衣服、行頭，一些威勢也沒了。守門的不客進城，地方人又趕出境，只得一個個討飯回去了。

這一出，杭州占了許多便宜不提，再說蘇州撫按兩院，次早果然出本，滿城憂疑，百姓仍復來探聽消息的，看室周公的。自這五日上，天日無光，陰慘慘的。到二□三日半夜，驀地裡那周公，隨著官旗小船飛去。並無一人知覺。以後黃御史，便著浙江撫按差官，扭械來京，不差校尉了。蘇州城內，街坊上謠言一日幾出，弄得那些沒見識的人，搬移下鄉村去，都被強盜邀載在空野處搶劫了。撫院日夜差官緝訪，拿獲顏佩章等□一人監候。正是：

一腔忠義如春夢，眾虎咆哮起禍殃。
不知這幾員好官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